紅樓夢/第08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八十五回　賈存周報升郎中任　薛文起复惹放流刑

話說趙姨娘正在屋里抱怨賈環，只聽賈環在外間屋里發話道：“我不過弄倒了藥吊子，灑了一點子藥，那丫頭子又沒就死了，值的他也罵我，你也罵我，賴我心坏，把我往死里糟踏。等著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，看你們怎麼著！只叫他們提防著就是了。”那趙姨娘赶忙從里間出來，握住他的嘴說道：“你還只管信口胡唼，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！”娘兒兩個吵了一回。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，越想越氣，也不著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。過了幾天，巧姐兒也好了。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了。

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：“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，請老爺的示下。”賈政吩咐道：“只按向年舊例辦了，回大老爺知道，送去就是了。”林之孝答應了，自去辦理。不一時，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，帶了賈珍，賈璉，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。別人還不理論，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，巴不得常見才好，遂連忙換了衣服，跟著來到北府。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。不多時，里面出來了一個太監，手里掐著數珠兒，見了賈赦賈政，笑嘻嘻的說道：“二位老爺好？”賈赦賈政也都赶忙問好。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了好。那太監道：“王爺叫請進去呢。”于是爺兒五個跟著那太監進入府中，過了兩層門，轉過一層殿去，里面方是內宮門。剛到門前，大家站住，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。這里門上小太監都迎著問了好。一時那太監出來，說了個“請”字，爺兒五個肅敬跟入。只見北靜郡王穿著禮服，已迎到殿門廊下。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，捱次便是珍，璉，寶玉請安。那北靜郡王單拉著寶玉道：“我久不見你，很惦記你。”因又笑問道：“你那塊玉兒好？”寶玉躬著身打著一半千兒回道：“蒙王爺福庇，都好。”北靜王道：“今日你來，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，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。”說著，幾個老公打起帘子，北靜王說“請”，自己卻先進去，然後賈赦等都躬著身跟進去。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，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，那賈赦早已跪下，次及賈政等捱次行禮，自不必說。

那賈赦等复肅敬退出。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眾戚舊一處好生款待，卻單留寶玉在這里說話兒，又賞了坐。寶玉又磕頭謝了恩，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，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。北靜王甚加愛惜，又賞了茶，因說道：“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，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，秉公辦事，凡屬生童，俱心服之至。他陛見時，萬歲爺也曾問過，他也十分保舉，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。”寶玉連忙站起，聽畢這一段話，才回啟道：“此是王爺的恩典，吳大人的盛情。”正說著，小太監進來回道：“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。”說著，呈上謝宴并請午安的帖子來。北靜王略看了一看，仍遞給小太監，笑了一笑說道：“知道了，勞動他們。”那小太監又回道：“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。”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极小巧精致的院里，派人陪著吃了飯，又過來謝了恩。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，忽然笑說道：“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，回來說了個式樣，叫他們也作了一塊來。今日你來得正好，就給你帶回去頑罷。”因命小太監取來，親手遞給寶玉。寶玉接過來捧著，又謝了，然後退出。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，才同著賈赦等回來了。賈赦便各自回院里去。

這里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，請過了安，說了一回府里遇見的人。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陛見保舉的話。賈政道：“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，也是我輩中人，還倒是有骨氣的。”又說了幾句閒話兒，賈母便叫”歇著去罷。”賈政退出，珍，璉，寶玉都跟到門口。賈政道：“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。”說著，便回房去。剛坐了一坐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：“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。”說著，遞上個紅單帖來，寫著吳巡撫的名字。賈政知是來拜，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。賈政出至廊檐下。林之孝進來回道：“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，奴才回了去了。再奴才還聽見說，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，外頭人和部里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。”賈政道：“瞧罷咧。”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，才出去了。

且說珍，璉，寶玉三人回去，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，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，并拿出那塊玉來。大家看著笑了一回。賈母因命人：“給他收起去罷，別丟了。”因問：“你那塊玉好生帶著罷？別鬧混了。”寶玉在項上摘了下來，說：“這不是我那一塊玉，那里就掉了呢。比起來，兩塊玉差遠著呢，那里混得過。我正要告訴老太太，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挂在帳子里，他竟放起光來了，滿帳子都是紅的。”賈母說道：“又胡說了，帳子的檐子是紅的，火光照著，自然紅是有的。”寶玉道：“不是。那時候燈已滅了，屋里都漆黑的了，還看得見他呢。”邢王二夫人抿著嘴笑。鳳姐道：“這是喜信發動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什麼喜信？”賈母道：“你不懂得。今兒個鬧了一天，你去歇歇兒去罷，別在這里說呆話了。”寶玉又站了一回兒，才回園中去了。

這里賈母問道：“正是。你們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本來就要去看的，因鳳丫頭為巧姐兒病著，耽擱了兩天，今日才去的。這事我們都告訴了，姨媽倒也十分願意，只說蟠兒這時侯不在家，目今他父親沒了，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。”賈母道：“這也是情理的話。既這麼樣，大家先別提起，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。”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，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襲人道：“老太太與鳳姐姐方才說話含含糊糊，不知是什麼意思。”襲人想了想，笑了一笑道：“這個我也猜不著。但只剛才說這些話時，林姑娘在跟前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林姑娘才病起來，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。”正說著，只聽外間屋里麝月與秋紋拌嘴。襲人道：“你兩個又鬧什麼？”麝月道：“我們兩個斗牌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，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。這也罷了，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幾個錢什麼要緊，傻丫頭，不許鬧了。”說的兩個人都咕嘟著嘴坐著去了。這里襲人打發寶玉睡下。不提。

卻說襲人聽了寶玉方才的話，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。因恐寶玉每有痴想，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呆話來，所以故作不知，自己心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。夜間躺著想了個主意，不如去見見紫鵑，看他有什麼動靜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次日一早起來，打發寶玉上了學，自己梳洗了，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。只見紫鵑正在那里掐花兒呢，見襲人進來，便笑嘻嘻的道：“姐姐屋里坐著。”襲人道：“坐著，妹妹掐花兒呢嗎？姑娘呢？”紫鵑道：“姑娘才梳洗完了，等著溫藥呢。”紫鵑一面說著，一面同襲人進來。見了黛玉正在那里拿著一本書看。襲人陪著笑道：“姑娘怨不得勞神，起來就看書。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象姑娘這樣，豈不好了呢。”黛玉笑著把書放下。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里托著一鐘藥，一鐘水，小丫頭在後面捧著痰盒漱盂進來。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，坐了一回，無處入話，又想著黛玉最是心多，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，又坐了坐，搭訕著辭了出來了。將到怡紅院門口，只見兩個人在那里站著呢。襲人不便往前走，那一個早看見了，連忙跑過來。襲人一看，卻是鋤藥，因問”你作什麼？”鋤藥道：“剛才芸二爺來了，拿了個帖兒，說給咱們寶二爺瞧的，在這里候信。”襲人道：“寶二爺天天上學，你難道不知道，還候什麼信呢。”鋤藥笑道：“我告訴他了。他叫告訴姑娘，聽姑娘的信呢。”襲人正要說話，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了過來，細看時，就是賈芸，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。襲人見是賈芸，連忙向鋤藥道：“你告訴說知道了，回來給寶二爺瞧罷。”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，無非親近之意，又不敢造次，只得慢慢踱來。相離不遠，不想襲人說出這話，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，只好站住。這里襲人已掉背臉往回里去了。賈芸只得怏怏而回，同鋤藥出去了。

晚間寶玉回房，襲人便回道：“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作什麼？”襲人道：“他還有個帖兒呢。”寶玉道：“在那里？拿來我看看。”麝月便走去在里間屋里書橱子上頭拿了來。寶玉接過看時，上面皮兒上寫著“叔父大人安稟”。寶玉道：“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？”襲人道：“怎麼？”寶玉道：“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‘父親大人’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著‘叔父’，可不是又不認了么。”襲人道：“他也不害臊，你也不害臊。他那麼大了，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，可不是他不害臊？你正經連個——”剛說到這里，臉一紅，微微的一笑。寶玉也覺得了，便道：“這倒難講。俗語說：‘和尚無兒，孝子多著呢。’只是我看著他還伶俐得人心兒，才這麼著，他不願意，我還不希罕呢。”說著，一面拆那帖兒，襲人也笑道：“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。什麼時候又要看人，什麼時侯又躲躲藏藏的，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。”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，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。襲人見他看那帖兒，皺一回眉，又笑一笑兒，又搖搖頭兒，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。襲人等他看完了，問道：“是什麼事情？”寶玉也不答言，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，襲人見這般光景，也不便再問，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。寶玉道：“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。”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，便微微的笑著問道：“到底是什麼事？”寶玉道：“問他作什麼，咱們吃飯罷。吃了飯歇著罷，心里鬧的怪煩的。”說著叫小丫頭子點了一個火兒來，把那撕的帖兒燒了。

一時小丫頭們擺上飯來。寶玉只是怔怔的坐著，襲人連哄帶慪催著吃了一口兒飯，便擱下了，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。一時間，忽然掉下淚來。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著頭腦。麝月道：“好好兒的，這又是為什麼？都是什麼芸兒雨兒的，不知什麼事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，惹的這麼傻了的似的，哭一會子，笑一會子。要天長日久鬧起這悶葫蘆來，可叫人怎麼受呢。”說著，竟傷起心來。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，便勸道：“好妹妹，你也別慪人了。他一個人就夠受了，你又這麼著。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？”麝月道：“你混說起來了。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帳話，你混往人身上扯。要那麼說，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。”襲人還未答言，只聽寶玉在床上噗哧的一聲笑了，爬起來抖了抖衣裳，說：“咱們睡覺罷，別鬧了。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。”說著便躺下睡了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，便往家塾里去。走出院門，忽然想起，叫焙茗略等，急忙轉身回來叫：“麝月姐姐呢？”麝月答應著出來問道：“怎麼又回來了？”寶玉道：“今日芸兒要來了，告訴他別在這里鬧，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。”麝月答應了，寶玉才轉身去了。剛往外走著，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里來，看見寶玉連忙請安，說：“叔叔大喜了。”那寶玉估量著是昨日那件事，便說道：“你也太冒失了，不管人心里有事沒事，

只管來攪。”賈芸陪笑道：“叔叔不信只管瞧去，人都來了，在咱們大門口呢。”寶玉越發急了，說：“這是那里的話！”正說著，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。賈芸道：“叔叔聽這不是？”寶玉越發心里狐疑起來，只聽一個人嚷道：“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們在這里混嚷。”那人答道：“誰叫老爺升了官呢，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。別人家盼著吵還不能呢。”寶玉聽了，才知道是賈政升了郎中了，人來報喜的。心中自是甚喜。連忙要走時，賈芸赶著說道：“叔叔樂不樂？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，不用說是兩層喜了。”寶玉紅了臉，啐了一口道：“呸！沒趣兒的東西！還不快走呢。”賈芸把臉紅了道：“這有什麼的，我看你老人家就不——”寶玉沉著臉道：“就不什麼？”賈芸未及說完，也不敢言語了。

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，只見代儒笑著說道：“我才剛聽見你老爺升了。你今日還來了么？”寶玉陪笑道：“過來見了太爺，好到老爺那邊去。”代儒道：“今日不必來了，放你一天假罷。可不許回園子里頑去。你年紀不小了，雖不能辦事，也當跟著你大哥他們學學才是。”寶玉答應著回來。剛走到二門口，只見李貴走來迎著，旁邊站住笑道：“二爺來了么，奴才才要到學里請去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誰說的？”李貴道：“老太太才打發人到院里去找二爺，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里去了。剛才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，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，二爺就來了。”說著，寶玉自己進去。進了二門，只見滿院里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，見他來了，笑道：“二爺這早晚才來，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。”

寶玉笑著進了房門，只見黛玉挨著賈母左邊坐著呢，右邊是湘雲。地下邢王二夫人。探春，惜春，李紈，鳳姐，李紋，李綺，邢岫煙一干姐妹，都在屋里，只不見寶釵，寶琴，迎春三人。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，忙給賈母道了喜，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，一一見了眾姐妹，便向黛玉笑道：“妹妹身体可大好了？”黛玉也微笑道：“大好了。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，好了么？”寶玉道：“可不是，我那日夜里忽然心里疼起來，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，也沒能過去看妹妹。”黛玉不等他說完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。鳳姐在地下站著笑道：“你兩個那里象天天在一處的，倒象是客一般，有這些套話，可是人說的‘相敬如賓’了。”說的大家一笑。林黛玉滿臉飛紅，又不好說，又不好不說，遲了一回兒，才說道：“你懂得什麼？”眾人越發笑了。鳳姐一時回過味來，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，正要拿話岔時，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：“林妹妹，你瞧芸兒這种冒失鬼。”說了一句，方想起來，便不言語了。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，說：“這從那里說起。”黛玉也摸不著頭腦，也跟著訕訕的笑。寶玉無可搭訕，因又說道：“可是剛才我聽見有人要送戲，說是幾兒？”大家都瞅著他笑。鳳姐兒道：“你在外頭聽見，你來告訴我們。

你這會子問誰呢？”寶玉得便說道：“我外頭再去問問去。”賈母道：“別跑到外頭去，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，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，回來碰見你，又該生氣了。”寶玉答應了個“是”，才出來了。

這里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，鳳姐道：“說是舅太爺那邊說，後兒日子好，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，老爺，太太賀喜。”因又笑著說道：“不但日子好，還是好日子呢。”說著這話，卻瞅著黛玉笑。黛玉也微笑。王夫人因道：“可是呢，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。”賈母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“可見我如今老了，什麼事都糊涂了。虧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個‘給事中’。既這麼著，很好，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，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，豈不好呢。”說的大家都笑起來，說道：“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，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。”說著，寶玉進來，聽見這些話，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。一時，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，甚熱鬧，自不必說。飯後，那賈政謝恩回來，給宗祠里磕了頭，便來給賈母磕頭，站著說了幾句話，便出去拜客去了。這里接連著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，鬧鬧穰穰，車馬填門，貂蟬滿座，真是：

花到正開蜂蝶鬧，月逢十足海天寬。

如此兩日，已是慶賀之期。這日一早，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，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台。外頭爺們都穿著公服陪侍，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。里面為著是新戲，又見賈母高興，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廈，里面也擺下酒席。上首薛姨媽一桌，是王夫人寶琴陪著，對面老太太一桌，是邢夫人岫煙陪著，下面尚空兩桌，賈母叫他們快來，一回兒，只見鳳姐領著眾丫頭，都簇擁著林黛玉來了。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，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眾人。湘雲，李紋，李紈都讓他上首座，黛玉只是不肯。賈母笑道：“今日你坐了罷。”薛姨媽站起來問道：“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么？”賈母笑道：“是他的生日。”薛姨媽道：“咳，我倒忘了。”走過來說道：“恕我健忘，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。”黛玉笑說“不敢”。大家坐了。那黛玉留神一看，獨不見寶釵，便問道：“寶姐姐可好么？為什麼不過來？”薛姨媽道：“他原該來的，只因無人看家，所以不來。”黛玉紅著臉微笑道：“姨媽那里又添了大嫂子，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？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，懶待來罷。我倒怪想他的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難得你惦記他。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，過一天我叫他來，大家敘敘。”

說著，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，外面已開戲了。出場自然是一兩出吉慶戲文，乃至第三出，只見金童玉女，旗幡寶幢，引著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，頭上披著一條黑帕，唱了一回兒

進去了。眾皆不識，聽見外面人說：“這是新打的《蕊珠記》里的《冥升》。小旦扮的是嫦娥，前因墮落人寰，幾乎給人為配，幸虧觀音點化，他就未嫁而逝，此時升引月宮。不聽見曲里頭唱的‘人間只道風情好，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，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卻了！’”第四出是《吃糠》，第五出是達摩帶著徒弟過江回去，正扮出些海市蜃樓，好不熱鬧。

眾人正在高興時，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，向薛蝌說道：“二爺快回去，并里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，家中有要事。”薛蝌道：“什麼事？”家人道：“家去說罷。”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。薛姨媽見里頭丫頭傳進話去，更駭得面如土色，即忙起身，帶著寶琴，別了一聲，即刻上車回去了。弄得內外愕然。賈母道：“咱們這里打發人跟過去聽聽，到底是什麼事，大家都關切的。”眾人答應了個“是”。不說賈府依舊唱戲，單說薛姨媽回去，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，幾個當舖里伙計陪著，說：“太太回來自有道理。”正說著，薛姨媽已進來了。那衙役們見跟從著許多男婦簇擁著一位老太太，便知是薛蟠之母。看見這個勢派，也不敢怎麼，只得垂手侍立，讓薛姨媽進去了。

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，早聽見有人大哭，卻是金桂。薛姨媽赶忙走來，只見寶釵迎出來，滿面淚痕，見了薛姨媽，便道：“媽媽聽了先別著急，辦事要緊。”薛姨媽同著寶釵進了屋子，因為頭里進門時已經走著聽見家人說了，嚇的戰戰兢兢的了，一面哭著，因問：“到底是和誰？”只見家人回道：“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，憑他是誰，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，且商量怎麼辦才好。”薛姨媽哭著出來道：“還有什麼商議？”家人道：“依小的們的主見，今夜打點銀兩同著二爺赶去和大爺見了面，就在那里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，許他些銀子，先把死罪撕擄開，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。還有外面的衙役，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。我們好赶著辦事。”薛姨媽道：“你們找著那家子，許他發送銀子，再給他些養濟銀子，原告不追，事情就緩了。”寶釵在帘內說道：“媽媽，使不得。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凶，倒是剛才小廝說的話是。”薛姨媽又哭道：“我也不要命了，赶到那里見他一面，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。”寶釵急的一面勸，一面在帘子里叫人”快同二爺辦去罷。”丫頭們攙進薛姨媽來。薛蝌才往外走，寶釵道：“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，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。”薛蝌答應著去了。這寶釵方勸薛姨媽，那里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，又和他嚷道：“平常你們只管夸他們家里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，就進京來了的，如今攛掇的真打死人了。平日里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，這時侯我看著也是唬的慌手慌腳的了。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，你們各自干你們的去了，撂下我一個人受罪！”說著，又大哭起來。這里薛姨媽聽見，越發氣的發昏。寶釵急的沒法。正鬧著，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丫頭過來打聽來了。

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，一則尚未提明，二則事急之時，只得向那大丫頭道：“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，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里拿了去了，也不知怎麼定罪呢。剛才二爺才去打聽去了，一半日得了准信，赶著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。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著，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呢。”那丫頭答應著去了。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著。

過了兩日，只見小廝回來，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。寶釵拆開看時，書內寫著：

大哥人命是誤傷，不是故殺。今早用蝌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，尚未批出。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，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，能夠翻供得好，便可得生了。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。千萬莫遲。并請太太放心。餘事問小廝。

寶釵看了，一一念給薛姨媽聽了。薛姨媽拭著眼淚說道：“這麼看起來，竟是死活不定了。”寶釵道：“媽媽先別傷心，等著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。”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廝叫進來。薛姨媽便問小廝道：“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。”小廝道：“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，把我唬糊涂了。”未知小廝說出什麼話來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